

山貂灵

◎杨全富

故乡山林里有一种松鼠，人们都叫它山貂灵或花背梁。其与田间地头间的松鼠有一定的区别，背部有黄褐相间的条纹，看着非常的漂亮，伏在树枝上时，常常让人误以为是山间的鸟雀。它行动非常迅速，如精灵在树枝间往返跳跃。它取食、进食和筑窝大多时候都在树上。当它从一棵树跳向另一棵树的时候，仿佛长了一对轻快的翅膀，一跃几米远，迅疾而从容。

故乡的山上盛产马尾松和高山松，所以这种松鼠就有了食物来源，以松果里的籽为食。

对于这种松鼠，我并没有认真细致的研究过有关它的资料，因此对于其所属和底细就无从得知。在我看见它的时候，都是在松树上，为此我想它以松籽为主食。不过，它也许与人类一样，还有着很广的食谱也未尝可知。但对于我而言，我所想到的是在夏季和秋季里，是这种松鼠最为开心的日子，可以过食无忧的日子。因为在这个季节里，漫山遍野都有累累硕果，可食之物甚多。虽然松籽还没有完全熟透，但是，它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吃。下到地面，在厚厚的枯叶间寻找去年遗落的果，衔起来快速回到早已熟知的树上。

这些时候，它们很活跃。在山间行走时，经常能看见它们就在你头顶的树枝上窜来窜去。看着它们活泼的样子，忽然间感觉到它们就是为淘气和跳跃而生，全然不像我们人类那样为了生活而终日忧心忡忡。那自在的样子，往往让我们心生羡慕，哪怕生命只有那么短暂的几个春秋，依然足矣。

故乡的冬天总是会如约而至。冬天到的时候，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飘洒在白山黑水间。在故乡的山林里，许多地方的积雪厚度能够达到到五六厘米的样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对于每一个生命体而言，都

不是一件易事。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那些大型的动物也各自在洞穴里，放慢了呼吸的节奏，让整个生命都处于半睡半醒之中。而对于这种山貂而言，忙碌了夏秋两季，早已是果实满仓。每一天里，许是过着“卧听风雪声，俄啃枕边果”的日子吧。

在许多年前，曾有人掏过这种山貂的窝。当打开其巢穴的时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层层码放整齐的松籽。从洞口开始，一直到洞顶，如故乡砌墙的能工巧匠，挨挨挤挤，十分的规整。看过的人，无不惊叹山貂的杰作，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破坏的洞口掩上，为的是让这种山里的精灵能在自己建造的安乐窝里愉快地度过难捱的冬日。

在漫长的冬日里，它们就躲在自己一手建造的洞穴里。有计划的消耗着储存的食物，直到冰雪融化，草木还春之日，才精神抖擞地走出洞穴，在熟悉的树枝上跳来跑去，以此欢庆时光的再次轮回。

在这样的世界里，也有一些巧取豪夺的事在这里上演。有些山貂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到其他洞穴里实行野蛮的掠夺。在这时候，那些辛勤了数月的山貂灵就这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食物，它们在洞穴外盘旋数日，整日哀嚎，最后，只得选择离开洞穴。或许，不久之后，它们就会在饥寒交迫之中死去。那些巧取豪夺的山貂灵呢，也许终有一日，会在漫长的岁月里郁郁寡欢的死去吧。

在这样的季节里行走，站在厚厚的雪窝里，我都会将目光落在树杈之间的洞穴旁。那黑黢黢的洞口后，是否有山貂灵正在酣睡，又或许山貂灵窥伺着洞外的一切，将我也一并纳入它的视线里了吧。

诚然，人类会使用工具才与它们有了一定的区别，也才让我们能以一种高姿态的方式去猜测它们的所思所想。不过，这些生灵不能发出抗议，或许，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老家的枣

◎寇俊杰

又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八十多岁的母亲又想到了老家的枣，这几天，她跟我啰嗦了好几次，说该回老家摘枣了，好像我不回去，她就对老家不放心一样。

老家是母亲大半辈子生活过的地方，直到二十多年前父亲去世，我把她接到城里和我一块儿住。老家也有我童年和少年数不清的快乐和烦恼，因为它一直没变，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都格外清晰，但是这二十多年来，只剩它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原来的亲人离开了，原来种的花枯萎了，原来满院的热闹消失了，陪伴它的只有没有生命的房屋、飞来飞去的麻雀和满院的荒草，失落的枣树，恐怕只有母亲还记得你，但她却不能回来看你。

枣树老了，枝叶已不再繁茂，好多枝头的叶子又小又密集地聚在一起，已不能结果了，只有南边的几枝和树梢上还结着枣。我趟过膝深的荒草，草从里已散落着好多坏枣。我爬上墙头摘，又站到房顶摘，把能摘到的摘了下来，摘不到的，用一个长竿把枣打下来，然后在草从里收拾。这个过程女儿和儿子都看过，也玩过，现在他们都不回来了，女儿大了，儿子还小，但新鲜劲儿早过去了，虽然我的老家也是他们的老家，但他们没在老家完整待过一天，老家对于他们，破落而荒凉，完全不像一个家。

回到城里的家，母亲把枣仔仔细细挑了一遍，好多的放到冰箱里，破损的让我们生吃。儿子女儿吃了两个就不吃了，现在比枣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吃了十几个，也不敢吃了，人到中年，生枣吃多了恐怕拉肚子。母亲隔几天就煮一次，一个个细细品味着。正好，祖孙三代吃枣的多少和陪伴枣树的时间成正比。

母亲每次吃枣，总要把手洗了又洗。母亲虽然爱干净，但吃枣却更突出，干净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她总是怀着一颗朝圣的心情对待来自老家的每一个东西。这些年，但凡我每次从老家回来，母亲看我坐定，总是先详细询问我老家枣树、院落、房屋的情况，听到枣树垂暮、满院荒草、屋顶渐漏，她常常深叹一口气，幽幽地说：“啥时候能把房子拾掇拾掇，让我再回去住几天，看看枣树浇浇水，就好了。”可是，老家终究是没人住的，拾掇了也无用，荒了几十年，连水电都没有了，母亲看似简单的要求，却终难实现。

在此后的近一个月里，吃枣成了母亲想家的寄托。城里的家，对她仿佛只是客栈，老家才是她一生的家园。到最后，特别不好的枣，我要倒掉，母亲不让。看着她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吃枣的情景，我的眼里禁不住溢满了泪水——老家的枣，母亲终究没有浪费一个……

秋分过后，农人喜庆丰收，感谢季节的恩赐。此时，大地进入收获的时日，大多野生植物也正走向成熟，一切都在忙碌着颗粒归仓。即使是开得正圆的野棉花，在清凉的秋风中举起粉艳嘟嘟的花朵，向着金色的阳光张开童贞般的微笑，它一定抢在秋末冬初结出棉花似的果实，那时，果实毛毛茸茸的，揉捏起来让人感觉绵软温暖。



◎杜明权

秋风乍到，太阳每天未出山之时，群山便笼罩在浓烈的雾气之中。上午时光的森林是湿润的，穿行其中，露水总会打湿衣衫。午后至黄昏，大地一片清凉，湿度适中，适合人走动。小径上紧贴土地的是翠绿色的百草，上一层是千枝万柯的各种灌木，再上一层是各种林木组成的密林，天空水汪汪的蓝，从滴翠的林木间筛漏下来，微风在密林里轻轻走动，抚慰我微微冒汗的皮肤，清凉惬意。蝴蝶把自己变幻成一朵小花，在草尖上飞舞，当然，也有那些数量不菲的花脚小蚊，时不时地从暗处攻击我裸露的皮肤，脸上、手上，遭袭之后，起着一个一个小疙瘩，奇痒难忍。森林包围和原谅一切：百草、林木、蚂蚁、蝴蝶以及我，当然，还有这不起眼却毒性很强的花脚小蚊。

秋分过后，农人喜庆丰收，感谢季节的恩赐。此时，大地进入收获的时日，大多野生植物也正走向成熟，一切都在忙碌着颗粒归仓。即使是开得正圆的野棉花，在清凉的秋风中举起粉艳嘟嘟的花朵，向着金色的阳光张开童贞般的微笑，它一定抢在秋末冬初结出棉花似的果实，那时，果实毛毛茸茸的，揉捏起来让人感觉绵软温暖。

路边随便一株植物，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很多种类不仅是家畜也是很多野生动物的食物。这里不谈它们具有吸收废气释放氧气、固沙固土固水的能力，仅仅谈一谈它们的药性，菜子河流域随便一株草，都是药性良好的中草药。秋天正是它们成熟而可收获的季节，森林是天然的中药宝库。然而，它们最好不要长在田间地头，如果风为媒，把它们的种子吹到农田里，那么，在我们的眼中，它们就是干扰农业生产的“杂草”，极不受欢迎，是为铲除的对象，谁叫它们

长错了地方呢？

长在地边或路边的紫苏，披着暗紫色的彩衣，身段窈窕，气质高贵。指一片心形叶子，闻一闻，异香扑鼻。娇小的身姿，它全身都是宝，具有药用、油用、香料、食用等方面的价值。叶、梗、果均可入药，既能发汗散寒以解表邪，又能行气宽中、解郁止呕。嫩叶还可生食、作汤，茎叶可捣溃。

菘草是草食性动物的偏爱，这种“野火烧不尽”的植物，到处都是，普遍到可以随意踩踏，最可以给它冠以“杂草丛生”、“草芥”来轻视和忽略这种草类，但它居然也具有药用价值，出乎我的意料。用菘草熬一锅热水，待凉后，洗浴全身，杀皮肤寄生虫，顿觉轻盈似燕。菘草止咳、定喘、杀虫，对肝、淋巴结、乳腺、上呼吸道等炎症具有一定的疗效，还可治愈疮疡疥癣。《本草经》上说：主久咳、上气喘逆，久寒，惊悸，痲疹，白秃，痒气，杀皮肤小虫。《吉林中草药》中，载其功效：驱寒定喘，止咳定喘，解毒杀虫。

在森林里走几步，随便就可以看见白首乌藤，它们拥抱着在一起，缠缠络络，淡绿色的叶片舒展在柔婉的藤蔓上，它们生长在低矮处，很不起眼，但它们具有补肾益肝、乌发生发、养血益精、抗衰老等功效，被古中国养生专家奉为养生延寿的珍品。《山东中药》上说：为滋补强壮、补血药，并能收敛精气，乌须黑发；治久病虚弱，贫血，须发早白，慢性风湿，腰酸腿软，性神经衰弱，痔疮，肠出血，阴虚久症，溃疡久不收口；鲜的并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适用于老人便秘。

我从小就对那些能够粘到衣服上、头发上传播种子的草类，统统就叫它们为“惹子”或“粘粘草”，阳光较好的湿润的地方，到处都长满了这些植物，比如牛蒡子、小花鬼针草、小窃衣等等。它们给小时候的我们带来了许

多难以忘怀的恶作剧与童趣。

毛刺刺的牛蒡子种子却是治疗鼻炎的上等良医。三叶鬼针草的种子如针状，又叫婆婆针，果实如针状，很容易粘到衣服上，开黄色小花，植株性味苦平，可清热解毒，活血散瘀；主治感冒发热、咽喉肿痛、肠炎、阑尾炎、痔疮、跌打损伤、冻疮、毒蛇咬伤等；如果外用时，便将鲜品捣烂敷患处。

小窃衣为伞形科窃衣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果实长圆形，毛茸茸的，秋天采收，晒干或鲜用，《福建药物志》评介说，小窃衣具有活血消肿，收敛杀虫等功效，可用于慢性腹泻，蛔虫病；外用治痲疹溃腐久不收口，阴道滴虫等症。

在山间一处平坝上，我看见长得最为普遍的“惹子”，单株的，丛生的，在秋天开着细小的黄色小花序，成熟后大不了一两尺高，但我至今叫不上它真正的学名，我不知道它，但它肯定认识我。小时候，我们经常相互悄悄地给放牛的同伴裹一身“惹子”，衣服上、头发上，结果我们都粘满了它们的种子，费时费力地很难清理下来，有时也免不了获得大人人们的假意呵斥一般的奖赏，由此，我们又会获得一种新的快乐。凡是叫不清名字的植物，我经过手机“形色识花”软件一识别，原来它叫仙鹤草，又叫地仙草、龙牙草等，感觉这些名字陌生却亲切，但我始终觉得不如叫它“惹子”的好，接地气，“惹”一身它们的充满智慧的种子，取不下来。《岭南采药录》上说：治妇人月经或前或后，有时腰痛、发热。

而《滇南本草》也谈道：治妇人月经或前或后，赤白带下，面寒腹痛，日久赤白痢。仙鹤草药用价值高，具有止血、健胃、杀虫甚至抗癌的功效。想来让人觉得普通的仙鹤草，我这儿的玩伴，不起眼的草类，真有些神奇非凡了，敬意油然而生。

地黄随意找一隅安家，迎着宁静的金秋时光，寂寞而快乐地生长，深秋时候，它将举起一朵朵外紫内黄的小花，形如钟状，每朵花一星大小，在碧绿的叶片衬托下，对着秋日暖阳张开感恩般的笑脸。地黄属于常用中药的一种，应该算是中医药典中的明星，味甘、性微温，归属于肝肾两经，地黄分鲜地黄、干地黄、熟地黄三种，主要功效和作用为补血

滋阴。鲜地黄主要用于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干地黄用于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主要用于补血滋阴、益精填髓。

翠绿生生的山木桶，仙气飘逸的小柴胡、俯身大地的金钱草，这些都是药典中的角儿，普通百姓的至爱。

在菜子河流域，有阳光照临的地方，就会有植物生长。刺儿菜、苦苣菜、鸭跖草、龙葵随意落户安家，陈艾、青蒿、凤尾蕨、茅草、山芦苇成群结队，地瓜藤、刺蔓、葛蔓、萝藦集团军队的行进，一年蓬、马兰、一包针、野鸡冠、牛皮消、喇叭花、野菊等类遍地开花。与春天比较，秋天的森林更是一片生机勃勃，让人丝毫未生萧瑟之感。中国人最是尊重每一种植物的，神农尝遍百草，治病救人，而历代医典更是把植物作为至宝，列为上宾，得到了精心关注。每一株草，都是仙草，都是大自然特意派来救助我们人类的。我们用得着对它们顿生怒气吗？用得着利用除草剂铲除它们吗？它们在我们身体不适之时，漫山遍野地等候在那里，顺我们的气，驱散病魔的雾霾，给予我们以力量，特来帮助我们恢复健康。

各种灌木丛生于百草间。一米多高的火棘，长满红色的果实，小火把似的鲜亮耀眼，人们因此又叫它为火把果。这种植物还叫救命粮、救军粮、救兵粮，从名字上一猜，肯定曾经在军队缺粮或饥荒年代对人类起过一定的作用。与榆树、葛根、地瓜藤、野菜类有过异曲同工之妙。黄荆子、马桑子一丛丛密集地生长，蔚然茂盛。

以柏树为主，间以青冈树、水青冈树、女贞树、榉子树、野枣树、合欢树、八角枫、构树、黄连木等类为辅的密林里，空气甜润，鸟语荡漾。沿河两岸的低海拔之地，麻柳树、构树、白杨树、杉树林，相互镶嵌在一起，秀丽异常。时间过去了四五个小时，途经蜿蜒山径，我爬到一座山的半山腰，累了，热汗淋漓，放好背包、摄影器械，丢开竹杖，坐在一块小石头上，脱下坎肩，敞开心扉，纳凉休息，舒经缓胃。此刻，金色的秋阳穿过交织的枝叶，把斑斓的光点洒在百草丛生的地面上，千枝万柯轻扬，频频舞动柔条，微风带来了大地的慰藉，带来了森林的亲切问候。

